



宋新立

刑警脚下的路

山东文艺出版社

47.5
98

87
I247.5
2098

刑警脚下的路

宋 新 立

山东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六年·济南



B

325.555

刑警脚下的路

宋新立

•
山东文艺出版社出版

山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山东临沂印刷厂印刷

•
787×1092毫米 32开本 6.75印张 131千字

1986年4月第1版 1986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8,500

书号10331·210 定价1.15元

内 容 提 要

中秋之夜，泉城车站行李寄存处发现了一包无头碎尸血肉模糊，惨不忍睹。正当刑警队员苦寻破案线索时，淮海车站小件寄存处又发现一颗高度腐败的头颅，经鉴定碎尸和头颅系同一个人。我公安人员循蛛丝马迹，踏上了侦破凶手之路。他们经过严密的分析、推理，数度南下北上，历尽艰辛，终于侦破此案。而在胜利归来之际，却又陡生事变……作品在描写刑警队员如何追捕罪犯的同时，还从家庭、爱情等方面展示了他们的真实生活和高贵的品质。这是一部文学性较强的侦破小说。



目 录

第一章	1
不寻常的气味	1
紧急出动	5
一具没有头颅的碎尸	10
无意中发现的提包	20
新的推测	31
第二章	42
无法逃避的烦恼	42
一颗腐败的头颅	46
两个现场并案侦察	54
两个包房间的人	63
人名、地名，一切都是假的	75
第三章	81
新的选择	81
复杂而曲折的逻辑锁链	86
“和济”？“和洛”？	94
第四章	100
迟归的外出人	100
坟地旁的遗憾	106
他，就是死者	117
新的转机	123
第五章	131

欢乐与痛苦的交融·····	131
为罪犯布下的又一张罗网·····	141
一个下落不明的可疑人·····	147
第六章·····	158
线索中断之后·····	158
意外的发现·····	166
一幅模拟罪犯的画像·····	173
第七章·····	181
“白玫瑰”的交待·····	181
等 待·····	189
罪 犯 落 网·····	193
案情真相大白·····	197
归 途·····	201

第一章

不寻常的气味

这是一九八三年的中秋之夜。

紧张繁忙了一天的泉城车站已经开始渐渐平静下来。除了零零星星来赶夜班车的人外，宽阔的车站广场上几乎很少再看到行人。偶尔有几声响亮的火车汽笛声刺破夜空，消失在茫茫夜幕中，仿佛是向合家欢乐、共度中秋的人们送去了节日的问候。

在车站出站口附近，一个穿着一身稍嫌肥大、上面带有不少折皱的蓝制服的中年男子，正无所事事地踱来踱去。他中等消瘦的身材，满头乱蓬蓬的长发，一双好象天生就眯缝着的小眼里露出倦意的目光。远处看去，他好象在等什么，又好象谁也不等，只是无聊地闲逛。他，就是铁路公安分处侦查员李德厚。在他的耳根后有一块鸡蛋大小的伤疤。这是在一次抓捕罪犯中，被接应罪犯的坏人拿砖头砸伤的，也是他惊险生涯的象征。

为了保障节日安全，防止一小撮坏人乘机捣乱，今晚，分处在车站上加强了治安力量。

李德厚本来可以不来的。他妻子有病，孩子也住了院，都需要他去照顾。可是听说老队长常盛安排刚调来刑警队才半年、而且办事不太牢靠的刘承志替他的班，他便一口回绝了。“我不需要‘救济’，还是让他该干啥就干啥去吧。”他说话直来直去，毫无顾忌。就这样，他撇下有病的妻子、女儿来了。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按规定他该下班了。想到那些幸福美满的家庭，此刻正全家欢聚，对月共饮，他就感到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滋味儿，他真想立刻赶到医院，哪怕是就在病房里、哪怕是再简单不过地、哪怕是仅仅只有几分钟，能和妻子女儿过一个八月十五也好！

就在这时，一位中年农村妇女累得气喘吁吁地喊住了他。在她身后，放着两个大旅行包，上面还坐着一个八、九岁的女孩。

“同志，劳驾告诉俺，这儿有存行李的地方吗？”

李德厚随手一指，答道，“那边就是个行李寄存处。”

“太谢谢你了。”农妇忙不迭地道谢。随后又问：“那地方好找吗？”

“好找。从前面往右拐，见路口再向左拐，从路北第一个门数……嗨，干脆我领你去吧。”李德厚说着，便走过去帮农妇提起旅行包。

走进寄存处，李德厚立即闻到一股难闻的气味。他皱了下眉头，不由自主地深深吸了一口气，那股味道更加强烈

了。他正要发话，柜台后一个小青年开了腔儿：“哟，李叔叔，又学雷锋哪！”这个寄存处的工作人员都是铁路子弟，所以见了他都喊叔叔。

“嗯、嗯，”李德厚无心地答应着，把提包还给那位农妇，转身朝柜台内扫了一眼，皱着眉头问道：“这屋里什么味？”

“大概存了个小死孩吧。”小青年一边接待旅客，一边开玩笑说。

“小死孩？”李德厚心里一惊，这气味不正同过去见过的腐尸的气味相似吗？不行，得查一查！他大步跨到柜台后面。

“李叔叔，要干啥？”小青年莫明其妙地问。

“检查一下，看是什么东西这么臭。”看他那严肃的样子，屋里的小服务员们也紧张了。

货架分成前后五排。当李德厚检查到第四排的时候，那种不寻常的气味也越来越浓。于是，他检查得也更细致了。借着屋里不太明亮的灯光，他忽然发现在三号货位的最低层放着一个约60公分长的灰色人造革提包，包的下面流出一滩黑水。”“这包里放的是什么？”他向身后的小服务员们询问道。

“可能是谁的酱油瓶子打破了吧。”

“酱油？”李德厚怀疑地反问着，用手指沾了沾地上流淌的黑水，放到鼻子上一闻，顿时，他紧张地站了起来。“不对，这是腐败的血水！”说话间，他那眯缝起的双眼又迅速

向四周观察，只见四号货位最下层也有一个同样的提包。

“这是一个主人的吧？”

问话没人回答。他回头一看，几个小服务员早吓得跑到了门外，一个个胆颤心惊的样子，谁也不敢说话。

“别怕，没什么。”李德厚极力作出一副轻松的样子，笑着安慰了他们几句，接着又回到原处。其实，此时他的心里也是极度紧张的，只是头脑还很清醒。凭经验，眼前是腐败的血水无疑，但还未弄清包里究竟是什么东西，而这又是最主要的。

他俯下身子，把第二个提包又仔细观察了一番。包下也有黑水流出，气味一样，由此他断定这两个包是一个主人的。

他用手指在包外按了按，两个提包里都发软，象是肉。于是，他又把鼻子贴在提包的拉链缝隙上闻了闻，大脑中突然闪过了一个可怕的念头——死人！顿时，他身上的每根神经都紧绷了起来，每个细胞都活跃起来。

打开检查！这样想着，他果断而又谨慎地蹲下身去。屋里，死一般的寂静，偶尔传来一声尖厉的火车汽笛声，便给整个屋子增加了恐怖的气氛。

两个提包，一个用锁锁着，另一个则用线缝着。他选择了第二个，用小刀轻轻挑开了一个线头，然后灵巧地把线抽出，拉开拉链。一股又浓又冲的腐臭气味马上向他涌来，他屏住呼吸往里面看去，不想包里还套着一个灰色提包，也是用线缝着。于是他又按刚才的办法打开提包，然而刚刚开了

一小半，就见包里突然一动，紧接着从里面弹出一个白生生的东西。李德厚惊得往后一跳，再定睛一看，原来是一只硬被板平了的人脚朝上撅了出来。

一切都明白了，包里肯定是碎尸！只见他腾地起身来到门口。

此时，悄悄守在门边的几个小服务员都被李德厚那冷峻的目光和神情惊呆了，有两个吓得干脆扭头就跑。

“给我回来！”李德厚厉声喝道。但紧接着他又后悔声调过于严厉了。他忙走上前去拦住他们，一边进行安慰，一边又叮嘱他们：“别紧张，你们几个要呆在门口守着，看好那两个提包。我去刑警队找人，很快就回来。”说完，他迅速冲出门去，消逝在夜幕中。

紧急出动

刑警队长常盛从车站候车室大厅里出来，看了看手表，已是深夜十一点了。他开始往家走去。

往日里，他总是早出晚归的，何况今天又是仲秋佳节！逢年过节，车站上上车下车、接站送站的人特别多。而人越多，麻烦事就不会少，这往往容易给犯罪分子以可乘之机。身为刑警队长，他是不敢掉以轻心的。

常盛从车站回到家，已是十一点二十五分了，一路上坡，他骑车累了一头大汗。

一进门，他就忙着脱衣擦汗。草草擦了一把，正要上床

睡觉，忽听到老伴王秀娥喊道：“慢点！”说话间她从厨房里端出了早已准备好的酒菜。“今年还算老天爷开恩，让咱过半个小时的八月十五，可惜月亮总是圆的，而咱家总是缺的。”

“怎么，小亮和小红都没有回来？”常盛问着，赶忙上前接过盘子。

“小红和同学们一块儿过节去了，同宿舍有几个外地学生，这又是她们相处的第一个中秋节。”王秀娥说着，脸上流露出一丝难过的表情。“小亮来过了，说每年总过这种不团圆的中秋节，没意思，就走了。”王秀娥叹了口气接着说：“如今孩子们大了，都要忙自己的事，哪还顾得上家？到头来，还是我一个孤老太婆守空屋子！”

“喂，别悲观嘛，”常盛强打起笑容劝慰道。“都走了，咱俩过。多少年没有这样安静过了，倒是难得。来，今晚我敬你一杯！”说着，他斟满一杯浓郁的青岛红葡萄酒，象招待一位尊贵的客人似地双手捧到她的面前。

这一来，王秀娥倒有点不好意思了，破涕为笑，赶快接过了酒。“要让孩子们看见会笑话的。”

“那有什么，在外面我这‘妻管严’可是人人皆知了，还怕孩子？”常盛开玩笑地说道。“这些年真难为你了，只有你才是咱家公认的第一把手，来，为你这位贤内助——干杯！”说着他随手举起了一个空酒杯。

“你……也喝点吧，今天过节，手头又没有案子……”

“不了，一旦突然有了情况会误事的。开开斋，请把你

那招待烟拿出一根让我解解乏吧。”

王秀娥嗔怪地瞪了他一眼，转身在一个上了锁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包带过滤嘴的大鸡烟：“只准抽一根！”

“绝对服从！”常盛见烟眉开，一边答应着，很快便点着了烟，然后美滋滋地深吸了一大口。大概这一口吸得太大了，他还没把吸进的烟吐出来，就被呛得连连咳嗽起来。

王秀娥吓得赶忙一把把烟夺了下来，一边往地下按，一边后悔不迭地抱怨道：“我说不该让你抽吧。你这气管炎受不了的！”

就在这时，屋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听那声音，常盛知道一定是有了紧急情况，赶忙跑去开门。

门外站着职工宿舍传达室的王大爷，门一开，他就紧张地告诉常盛说：“处里来电话，让你马上赶到车站。”

“什么事？！”常盛急切地反问道。

“不知道，只是说越快越好。”

“好，麻烦你了。”常盛后悔不该问什么事。什么事哪会跟传达说呢。他急火火地连门也顾不得关就回身换衣服，心里一肚子不高兴。在通讯设备高度发展的今天，作为一个刑警队长，家里竟连一部陈旧的半自动电话都不能安。什么级别不够，影响不好，却就不知道工作需要。有的人可以毫不吝啬地占用公用电话进行长时间的私人交涉，而他却只能听从一个宿舍传达员的通知去应付突然出现的紧急情况。可是要知道，案情不等人啊！在案发的最初时刻，任何一点时间的延误，都可能导致永远地失去罪证！

常盛顾不得向妻子解释，系好最后一颗衣扣，取出手枪就往外走。

王秀娥这时还在大立橱里翻找着厚点的衣服，见他要走，便急忙喊道：“等等，这样出去会着凉的。”

“来不及了……”话没说完，门已被出去的常盛关上了。

一阵三轮摩托车停下加油的声音刺破了夜空，回响在寂静的宿舍大院中。

常盛出来正要推起那辆破旧的自行车，只见侦查员李德厚立在了他面前。“队长，上车吧。”

“你……来干什么？”

“接你到现场。”李德厚脸色严峻地答道，又麻利地坐回到驾驶坐上。

“孩子呢？不是让你今晚在医院守护孩子吗？”

李德厚没有回话，见他已在车斗里坐好，便握住离合器，一加油门，摩托车箭一般地冲出宿舍大门。

他们以最快的速度，来到车站行李寄存处。车一停，就见值班副队长背着勘查包迎了上来。“常队长，刚才李德厚在小件寄存处发现了存放的两包碎尸。处长现正分别向公安部和省、市公安部门报告，让你立即组织现场勘察。”

“明白。”他沉着地答道，心里却不由紧张起来。碎尸案！单听这案名，就够人惊骇的了。他转身问李德厚：“其他人都通知到了吗？”

“另外两台摩托车已分别去接他们去了。大家住地分

散，值班副队长担心误了时间，又向处里联系借用两台车。”

常盛皱起眉头，沉默地接过李德厚从车后斗的勘查箱里拿出的勘查手套，径自向寄存处的屋里走去，心里却有点压抑不住突然而生的急躁——装备问题、房子问题、电话问题……不到紧急时刻是看不到它们与侦查工作的密切联系的。可眼下我需要人啊！月光下面并没有永存的东西。由此而失去的一分一秒都有可能给侦查工作带来无法弥补的损失。

寄存处门口，有几个急于取行李的旅客正苦苦向服务员哀求。而几个被突如其来的案件吓的惊慌失措的小服务员也无可奈何，只好不理睬地并坐着堵在门口。此时一见常盛来了，就象遇到大救星似的呼拉一下围了上来。

常盛安慰了他们一番，说道：“给人家讲清楚，眼下屋里什么也不能动。让他们留下个地址，实在等不及的，过后一定免费给他们托运去。”

这时，身后传来一阵阵急刹车的声音。常盛赶忙抽身向回走去。

“队长同志，在家人员除刘承志一人外全部到齐。”

“他干什么去了？”常盛板起脸问道。刚才报告的副队长答道：“不知道。他妈妈说可能和朋友们一块儿玩去了。”

“深夜不归，玩瘾不小呵！”常盛看了看手表，严肃地说道：“再派人去一趟，找不到就让他母亲转告，叫他明天带检查来见我！”说着，他转身开始下达任务……

此刻，车站广场中心那高大耸立的钟楼上，时钟的指针已指到十二点三十五分。夜空中，繁星闪闪，圆月明亮，广

场上，灯光灿灿，夜景迷人。夹带着凉意的秋风阵阵吹来，和那不时响起的汽笛长鸣声以及广播员温柔圆润的播音声，在夜空中汇合成一支美妙的夜曲。金秋的夜晚是动人的。可是，常盛他们却无心来欣赏这一切。

整座城市已沉浸在甜蜜的梦中。一片寂静，一片安宁，她仿佛在以此来表示对侦察员们的信任、期待……

一具没有头颅的碎尸

挂钟敲响了三下。它告诉人们，此刻仲秋节已过去三个小时了。

刑警队会议室里，案情分析会刚刚开始。

半小时前，常盛已将现场勘查情况汇总向处长作了汇报，得到的指示是：抓紧分析案情，迅速确定侦查方向。

“下面，我先将现场勘查情况全面介绍一下。”常盛来了个简短的开场白，随后又从自己的工作包里拿出一筒茶叶。“来，一人泡一杯，酩酊的，提提神儿。”

紧接着，他拿起现场勘查笔录开始介绍起来：“这是一起无头分解碎尸案，尸体分别装在三个灰色人造革旅行提包内。死者男性，年龄三十五至四十岁，身高一点六七米左右，体重约一百一十斤，右手拇指甲脱落后又长出一半。另外，在提包内还发现有……”

他的介绍非常具体，也非常细致。“装碎尸的手提包八成新，规格六十公分，均系杭州友谊皮件厂出产，手提包外

面分别印有白色的西湖三潭印月、飞机、内燃机列车、卫星、探测仪及‘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友谊’和拼音字母等图案、字样……”

这样的介绍，常人可能感到枯燥、无味、甚至厌烦。讲故事如果先从这里开始，也会使人认为太俗气，在文学上来说，那就是带有公式化的味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在侦查工作刚刚开始的时候，这样的介绍却一点也不俗气，甚至还可以说，这是铁的必然！犯罪现场上从来没有“鸡毛蒜皮”。线头、烟蒂、发丝、纸条……这一切都可能在一系列寻觅、揭露犯罪的侦查活动中起决定性作用。

所以，作为一名刑警，平时不仅要养成一个“动如猛虎”的作风，而且还要磨出“稳如泰山”的耐性。而这一条，对一个血气方刚，性情爽快的年青刑警来说，又是犹为艰难的考验……

“其中，一个旅行包内有白色尼龙编制袋一条，上面印有‘尿素、净重四十公斤、巨州化工厂’等红色字样。三个旅行包及尼龙袋内均有少许茶叶……”

常盛在继续介绍着案情。整个会议室的气氛异常严肃、紧张。人们都在沿着他介绍案情的思路进行着分析、判断，只有坐在后排椅子上的刘承志却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东瞧瞧，西望望，那神情显然是不耐烦了。

小说、电影上可不是这个样子的！刘承志看过很多有关侦破的小说、电影，中国的、外国的，古代的、当代的，可在他看来，没有一个作品中是这种唠唠叨叨、粘粘糊糊的